

# 活影子

濯 康



版出 在 書 衆 大

活影子

【小說集】

康濯 著

大衆書局 出版

# 目 錄

厝影子.....一

劉小竹跳出火坑.....一三

## 活 影 子

在一個解放了半年多的城市裡，人民政府把全市的妓院封閉了以後，就把所有解放了的妓女都集中起來，成立了個學習班，給這些新生的婦女治病、上課、開會，幫她們進步，讓她們重新作好人。

學習班裡有個小組，這天開了個小組會，會上大家把解放以後心裡頭想說的話，都往外說了說。裡邊有個叫吳麗紅的，過去是黛香院小班裡最有名的姑娘，今年才二十一歲；她對大家說：

『我們幹這營生的姐妹，誰也有一肚子的苦；我是頭等小班裡的，受的罪興許沒有二三四等姐妹們那麼多，可也不少。如今共產黨跟人民政府解放了我們，開頭我們還有些害怕，甚麼要把我們送到東北嫁給挖煤的啦，隨便給我們找主兒啦……現在我們可都明白了，那些都是瞎說，都是造謠，政府是真心實意爲我們好，誰都不怕了。再說政府待我們的辦法，我們都清楚，我們有甚麼話都能說，說錯了有大家給指點，有幹部同志們給幫助，這實在是再好啦！可我還有些事情想不明白，我要在這兒給大家說說：

『我想，我們這一行，幹的也是買賣。人生在世，誰不靠幹買賣掙錢？反正只要有人願意賣，有人願意買，這不就行啦？這不跟各行各業一樣麼？聽人說，自古以來，不管中國外國，反正有世界就有各行各業，也就有窩子；爲甚麼這會兒人民政府各行各業都不管，就偏要我們關張？』

『姐妹們有的說，解放以後就是不同啦，比過去在班子裡強得不能說啦！可真是這樣麼？好比，過去我一人住的有臥室有客廳，有兩個老媽子侍候，還有一個夥計，舒服得很；吃的是想吃甚麼

就吃甚麼，糖包子咬一嘴，覺着不好吃，就換肉餃子吃；想聽戲聽電影逛公園，去就是，有的是車，走路也不用走；領家的有時給點難看，說兩句吧，一會也就好了，多一半時候還是問寒問暖，孩子長孩子短的，親生父母也不過這樣吧！親生父母也有打罵孩子的呢！我那也算不了甚麼。

『現在呢？現在每天吃窩頭，不想吃也得吃，嚥不下也得咬着牙硬嚥下去；住是好幾個人一屋，我說要綸一會，可有人偏要叫我開會，聽戲聽電影那更是不能。

『你們說，我這倒是解放好，還是不解放好？我看人民政府把我從班子裡解放出來，還不如不解放我呢！

『前些日子，我還想過要往上海跑漢口跑，反正這裡不能幹了，別的城市我還不一樣幹？這些天我倒想通了，反正全中國都要解放，人民政府不管哪裡的妓院都要封閉的，跑也沒用；再說，這裡的姐妹們都不跑，多數的還挺高興，我也不能不隨和大家；幹部女同志們待我們也挺不錯，挺講交情，她們也一樣吃窩頭，一樣不聽戲聽電影，我跑了吧也對不起她們一片好心。可上邊我說的那些，我還是不明白，我說出來，大家給我指點指點，幹部同志給我幫助幫助吧！』

吳麗紅說完了，參加會的女幹部就讓大家討論；好多姐妹馬上都對吳麗紅道：『誰能比你呀！你是挺有名的紅姑娘嘛！我們可不一樣。』

這時，有個過去四等密子裡的老姐姐，名叫李王氏，今年四十七歲了，是這個學習班裡年歲最大的一個；她站起來對大家說：

『你們說吳麗紅是個紅姑娘，我看她還不算紅。你們聽我說說吧！

『我在密子裡混了三十五年。別看我這會兒是個老得誰也不要的吳貨，在二三十年前，我也是個

紅姑娘，紅得比如今的吳麗紅還紅，吳麗紅你可壓根兒也比不上！要像那會我那樣，才真正算得是紅姑娘。你們別笑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，一點也不假。

『吳麗紅，我知道你是浙江人，在班子裡你假充的蘇州人；我可真是蘇州人。我家也是好門好戶，我十二歲上，有一天在街上玩，碰見個騙子，使麻藥麻住了我，就把我拐到了這裡，賣進了審子。那時我也就是在如今的黛香院，花名叫李艷紅。』

『要說那時我的領家的，待我比她的心肝寶貝還好。早晨，我愛什麼時候起就什麼時候起，穿衣服有人給拿着，只要伸胳膊伸腿就行，扣子跟褲腰帶也不用自己結；洗臉水手巾香肥皂擺到面前，完了就是早點，不想吃就另作另買。不要說打罵，領家媽連瞪都沒瞪過一眼，我那時長的也就是漂亮，臉上不用胭脂水粉，搽了那反而不如不搽好看；我又會唱蘇州小調，還識字，唸過舊詩，也會在小手絹上繡個花呀草的，沒事我除了玩，就是唸詩、唱曲、繡花，比我在家裡還舒服。』

『十五歲上，我開始接客，作了二年『清官』，只賣茶，三個老媽子侍候，一天賣個七八起客人，累了，再有普通客人就不接了。賣茶的時候，叫我唱曲那很難，拉條子叫出門更難，客人光有錢不抵，得有大勢力大面子才行，半月二十天的，我不定唱一回曲出一回門；說到繡花，更甭提，多少達官貴人出過多少錢，挖空心思想辦法，也難得我給一條小手絹上繡上三兩朵花。你說那時候我够多紅！但我紅的日子還在後頭。』

『我總得要作『紅官』的。好！那時候，總有二三十個甚麼長啦主任啦委員代表啦，個人想個人的法，爭着要跟我過頭一夜，還有很多很有錢的大商人，很多官小一些的，想爭也是妄想，他們一眼紅，就造謠，傳說着我李艷紅誰也看不上，就看上了誰誰誰啦，又猜摸着我得跟誰誰過頭一夜啦，』

還打賭說一定得多少多少錢啦……那時候，官場裡面，買賣場中，誰要不知道我李艷紅，人們就得罵他沒出息。你們該知道三十來年前北京審子裡的紅姑娘小鳳仙吧！她就是跟後來打倒袁世凱的有名人物蔡錫葵松坡相好，幫助蔡松坡逃出北京，到雲南領導人們鬧垮了袁世凱，小鳳仙就這麼一下，名聲直流傳到現在。可在當時，哼，小鳳仙恐怕也趕不上我李艷紅那麼紅哩！

「十七歲上，我作了「紅官」，跟我過頭一夜的，是個什麼國會議員，比大總統也小不了很多的，他憑仗他的勢力大，花了五百塊現洋，就過了一夜；五百塊白晃晃的哩！要按這會算，該多少萬萬萬啊！二三十年前，我這件事，這城裡好賴有點身份的人，哪個不當作新聞說了又說？

「那以後，我接客就架子更大了。客人到了黛香院，我們姐妹們一個個應着名字去見客的時候，誰的名字也得叫到，誰也得去，就是不叫我，我也不見客。」

「有時客人也問：「你們院裡李艷紅呢？」要是生人，掌班的就回答人家：「她早不在這兒啦！」要看着問話的客人有來頭有身份，掌班的才悄悄對他說：「您要見艷紅麼？請找個熟識艷紅的朋友一塊來吧！她，她輕易不見生客的。」

「就這樣也不行，我住的三間房裡，每天客人也還是滿滿地，招待客人的瓜子花生糖菓水菓，每天也得個十斤二十斤，光茶葉也得四五兩。你說客人是打茶圍麼？不錯；可大家說的話，從來也不大沾上吃喝玩樂的事，要嘛就說國家的政事，要嘛說詩文，再不就說說買賣大事；他們說什麼我也一樣說什麼，顯得我跟他們的身份和知識也一般平，好多事情他們還要很正經地聽聽我的意見。什麼陪客人坐在一塊，讓客人摸摸捏捏，開個玩笑，在我那裡是不行的，唱曲更不容易。這樣賣茶，我還一個子兒也不要，一切都是我自個兒花錢招待！只是誰要跟我混得很熟了，日子很長了，交情也特別不同

了，說不定哪一天，我藉口要點錢急用，跟誰開口借兩個，那人家就不能不給，還不能少給；就這麼一年要個幾回子，比別的姐妹一年到頭天天賣茶賣鋪排的，還要多！再加上人們送的金珠首飾綢緞皮毛，怕我兩輩子也穿戴不清；面子小的人，想送我穿戴，我還不準要不要呢！

『要說到賣鋪過夜，那比登天還難，光跟我混得熟混得長不行，得面子特別大，還得我心甘情願。普通我給熟客人的大面子，多不過唱個小曲，唸兩首唐詩，手絹上繡兩朵花；再大些，也就是陪人打個牌要個錢，人家總要想盡辦法讓我贏，我贏得越多，客人越高興，我要輸了，也有的是替我還賬的人，可我一生氣，不讓人掏錢，人家還得求我，央告我，非替我出錢不可。』

『你們說：我這算是紅到了頂了吧！吳麗紅，你能比得上我那時節那麼紅麼？』

李王氏喘了口氣，好像有點傷心一般，輕輕笑了笑，望着吳麗紅；別的姐妹正聽得發楞，這時也都轉過臉來，朝吳麗紅看着。吳麗紅低着腦袋，小聲說道：

『再往下說吧！我都聽清楚了，一句也沒拉。』

李王氏又說：

『就那樣混了三四年，我總是一天比一天紅。到二十一歲上，我頭一回交上了個真心實意的朋友。』

『你們知道：那會兒去我那裡玩的，雖說都是有錢有勢的大官大商人，可多一半是上了年歲的，長了鬍子的，他們待我再好，跟我混得再熟，我反正也不把那些人當回正經事，也不過就是像吳麗紅說的，願買願賣的交道。可後來有一個大官的兒子，才不過三十歲，他父親也常上我那裡去，他也偷去，他還瞞着他父親，從家裡偷過些首飾送給我。我見他年輕漂亮，性子又好，心裡早就喜歡他，

日子長了，我們就很好了，我不光不花他的錢，還短不了給他錢花；但這都是秘密幹的，我也還照常接待別的客人，我怕人家知道我愛上了個沒身份沒勢力的年輕人，會眼紅、吃醋、鬧彊扭，那個年輕人也怕他父親知道了沒法交待。

『誰知我跟那年輕人忽然有了小孩！這可再也瞞不住了！我們倆就商量對付的辦法。我嘛，沒說的，愛他疼他，要他把我贖出去；他呢？他可就爲難啦！一來他有了太太，二來他沒法跟父親說，不過他還是鼓足了勁，非要贖我不成！』

『日子這麼磨着，磨到我肚子裡的小孩五個來月了，我那個心上的年輕人，在家裡又吵又鬧又要賴，還要尋死上吊的，他父親覺得別沒辦法，又因爲他太太娶過十來年，老不生育，見我又有了身孕，他父親最後算是答應了。當時，我真是一肚子的高興，直鬧得行坐也不安生。不過還沒托人給我領家媽商量贖身價錢，我那心上人他也正在籌款子，因此我也還沒把事情跟我領家媽說，表面上我也別別的表示，有時也照樣賣茶、打牌、接客，只是不賣鋪。』

『你們想想：像我那事兒，當時還能算小事麼？可不小呢！很快就滿城風雨，大人物們眼紅吃醋的多的是，有的當面問我這事，有的爲我生氣、傷心，還有的寫信作詩給我，替我可惜，說我不公平，這我都不理。可我的領家媽，她自然也早就知道囉！有一天，我就拿話試探我媽，看她讓我出去不；她沒明說，聽口氣，是對我不高興，我不覺挺發愁。人一發愁就容易得病，果不然，沒兩天我就得了重感冒！我領家媽倒還是一樣侍候得挺不錯，但在我病還不太好的時候，她給我吃了付藥，那是付打胎藥，我不知道，吃下去不過半天，我就小產了！唉，重感冒還沒好，又遭了這個災，我一病就起不來，直躺了兩個來月。』

「這期間，我那心上的年輕人挺生氣，他說我把他的孩子隨便打掉了，罵我婊子娼婦的，罵我虛情假意不忠心，不要說娶我從良，以後連面也不見了！唉，那樣的男人，我看也跟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」那齣戲上邊的男人一樣，有錢人還有甚麼好的？準是嫌我一病就不如過去漂亮，嫌我沒有給他養下個白白胖胖的男娃娃呀！可我還傻的不行，我光覺着我對不起他，黑夜還爲他偷偷哭過好多回，以後半年多，我心上總好像丟了個什麼東西，一想起他就傷心不止。

「可我還得接客，還得給我領家媽掙錢。我不如過去漂亮了，每天離不了胭脂水粉了，就是胭脂水粉裝扮上，也沒過去漂亮，臉上又黃又瘦，你沒法。不過我這名字還是紅，好多大官還來爲我慶賀，說虧得我沒嫁給個沒名沒姓的後生，他們挺高興，並有個大官還想娶我去作五姨太太，但我一點也不喜歡他，沒跟他去。

「又過了一年多，班子裡出來了新的蘇州小姑娘，人們還怕是覺着我那麼紅的一個人物，倒跟個官不官錢沒錢的後生忠心迷戀過，找我的人就慢慢少些了。我的領家媽從我身上掙的錢也很少了，她又買了新的姑娘，不久就把我賣給了個商人。這商人也很有錢，這一年多也短不了來我這裏，還拉過鋪，人好像也不錯，也是說他太太太不生孩子，娶我去當小的，我覺着也好，就安心從了。誰知我却上了大當！領家媽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扣下了，還得了贖身錢，我一個空身人，倒滿不在乎，以爲從此總有了個一輩子的下落；但買我的商人也是個幹窩子的領家的！他把我換到春明院，作倒還是作的頭等小班，男領家的却拿我當作他的正式姘頭，他有大小倆太太還不够，什麼時候想糟塌我，就不由我不去。接客也接得太多，我這李艷紅的名字還不小，達官貴人沒什麼找我的了，商人和中小清官兒們，過去見不上我的，這時都搶着找來，這個叫我唱曲唸詩，那個叫我繡花，我過去不

見普通客人的身份架子再也吃不開了，是客都得接，不接，領家的就打罵，鬧得我有時一天賣茶賣四五十起，賣鋪夜夜不斷，沒事又要陪男領家，身子就一天不如一天，我是慢慢紅過時了。

「我經見的世面也多了，人也乖了，也就學會了給自己打算。我跟侍候我的一個老媽子串通着，把客人們私下裡送給我的首飾，讓她給藏到她的破箱子裡，過了一年多，領家的沒發現，我很高興。這時，我跟男領家的有了小孩，男領家的挺喜歡，就照着我點子，讓我少接客，女領家的當然有點吃醋，但也對我沒辦法。有一天，班子裡的夥計忽然在我老媽子屋裡，撞見了我那堆首飾，馬上就告給了我的女領家，這可就壞了事！我趕忙把首飾一過來，急得沒處放，女領家就扭着大屁股過來啦！她搜我老媽子沒搜出，就把我叫去了她屋裡，我是一輩子頭一回害怕，但我想：她媽的！不行就拼吧！

「女領家的待我倒挺和氣，她滿臉笑容對我說：

「『艷紅！你要把我當你的領家看，可就錯啦！我們是親姐妹嘛！還能分彼此？唉，也難怪你！領家的可哪有把姐妹們當人看的！我還不也得跟人家背黑！其實我可是心軟。你要有個體己首飾的，不能放在這皮箱裡？這不都放的你的衣服？你看你就靠托給個當老媽子的，哈哈，你也太對不起我這個親姐姐呀！』

「你們看，她這話說得够多好聽！我當然不傻，不會全信服她，可我也沒別的說，只好把首飾給她放了箱子裡。

「『嘿！她把箱子一鎖，背身把門一關，從門後面就拖出根胳膊粗的木頭棒子！我能拼麼？她一個胖大個，我不能吃眼前虧呀！就拖着她央告；她往後一退，我沒當心，隨着摔倒在地上了。她嚷

道：「起來！跪下就拉倒了麼？你個臭屎爛貨的，還像個人呢！」哎呀！我哪裡挨過這樣的罵？我忍不住，站起來衝她就說：「我該說的你說嘛！該打的你打兩下嘛！你那嘴怎麼就那樣渾罵呀？我也是個人，也是有身份的呢！」「哎喲喲！」她尖聲怪叫道：「好我的個李艷紅哩！你當你還是紅姑娘麼？哼！你還有身份！老子就打你這個身份！」說着，棒子就對我臨頭蓋腦打下來，我只覺出挨了兩下，就昏死了。

「等我醒來，我睡在了男領家的床上，渾身絞着痛，一點也不能動。我對男領家的說：「你就看着我受這樣的折磨麼？我肚子裡還有你的小孩哩！」他好像也有些難過，但却說：「唉，你讓她打兩下就算了嘛！誰叫你跟她頂嘴來着？」你看，這可說得我多傷心！我哭了半後晌，黑夜，就又小產了。

「從這以後，我就看穿了！反正幹審子就這下場，混吧！想法多接兩個客，有錢就都交給領家，要能拉住個客人領我出去玩樂吃喝一陣，我就痛痛快快快昏迷它半天，對我這一輩子，我也不存什麼指望了。

「不過，說來說去，人這心到底是不容易死的。我二十八歲這年，頭等小班歇不住了，歲數大，接不上客了，領家的送我上了二等茶室。在那裡，不久我碰上了個姓王的山西商人，他在這城裡開了個買賣，家眷沒接出來，我跟他混得不錯，他對我也有情份，我就一個勁要他接我出去，在這安個家，他答應了，花了不少錢，贖出了我。我們過得還不錯，後來我還生了個男孩，雖說我先生有時也回山西住住，有時也還要逛逛審子，但總算沒嚷過嘴吵過架，吃穿不愁，我覺着我一輩子鬧這麼個下場，還算挺不賴呢！你們說不是麼？」

李王氏又歇了歇，望了望眾姐妹；姐妹們正聽得入神，誰也沒說話，只吳麗紅急忙忙問道：

『你那下場也就是不賴呀！怎麼後來又……』

李王氏道：

『你聽我說呀！我們作了六年夫妻，孩子也四五歲了，到日本鬼子一打進來，我先生把買賣關了張，帶着孩子回了他老家，可又把我賣進了舊子！』

李王氏說到這裡，吳麗紅『啊』地一聲尖叫起來，別的姐妹們，有搖頭歎息的，有制不住流眼淚的，只有那個學習班的女幹部低着腦袋，一聲不響。李王氏又說：

『別的還沒什麼，我捨不得我孩子啊！我小產了兩個，這一個我一手拉扯大，快能上學唸書學手藝了呢！孩子也捨不得離開我呀！你們沒見孩子離開我的時候，那個哭呀……我還有什麼活頭啊！上吊、跳井，當時我真是橫了心了！可是不能！我賣給了人家！我這個新領家媽比我還小三歲，我得天天打扮起來，想盡辦法接客，給她掙錢。』

姐妹們聽得都哭了，吳麗紅也流了眼淚，女幹部忙用手絹擦着眼睛；李王氏使勁忍住了眼淚，歇了一陣，接着說：

『這以後就沒什麼說了。開頭我幹的三等下處，後來幹四等，反正心是死了，混到底吧！見了男人我就笑，就搶着拉進屋；跟姐妹夥計們碰上不對眼的事，一生氣就吵就鬧，什麼難聽的話我也敢罵，罵完鬧完，翻回頭就笑着接客。若是接不上客人，領家的用鷄毛彈子打，用木頭棒子打，用鞋片打，用麻繩蘸上水打……打就打吧！打死了算玩完，打不死，再接客。這七八年，短不了還有些漢奸腿子跟國民黨的傷兵，不講道理，不花錢白逛舊子，姐妹們誰也怕人家，我就不怕，我還跟人家幹

過架。就這麼著，日子也過得挺快，一年又一年，不覺就混到了如今。」

李王氏說完了，衆姐妹都楞楞地一聲不響，那個女幹部問她道：

『這會兒你打算怎麼著？』

她說：『這會兒？嗨，剛解放那兩天，我心裡說，瞧着吧，什麼解放不解放的，不與我相干，我只要有飯吃就行。說到天下的案子都要封閉，我想沒那事，還不是共產黨說得好聽？後來，我見工人學生們都那麼熱心地來慰問我們，幹部同志們待我們又這麼好，我心眼兒就慢慢嘖咕開啦！人家爲什麼這樣待我們呵？人家吃飽了飯沒事幹麼？這一嘖咕，幹部們開會說話我就真心聽啦！我聽說到我們幹警子都是舊世道給逼的，可不是！這話算是說到我心裡啦！這以後我這死了的心又活了，我聽着幹部們說的話句句都對，都够滋味。我想，我這驢病治好了以後，我還要重新作人，作個新世道的好人！我還有幾件衣服傢具，都打算把它賣了，連我身上穿的也給賣了，這些物件，都是我一輩子皮肉換來的，如今我一看見就心疼，不舒服，賣了以後，縫兩身新衣服，別的生產不能幹，反正作針線當老媽看孩子還行，反正得靠公家給找個活，我還要好好給新世道作它十年二十年事。你們說我這想法對不？』

大家都連聲說：『對！對！』就只吳麗紅沒言聲，光拿着手絹擦眼睛；李王氏又說：

『吳麗紅你想的那些還沒想清楚麼？你聽我再說說。你說我們也跟各行各業一樣，願買願賣，那不對。我們哪裡是買賣？我們紅的時候，好比是一朵好看的花，一雙漂亮的新鞋，有錢人們拿我們當花聞着看着，當鞋穿着踩着；可到花謝了，鞋破了，還不一扔就忘了？若說窮人苦力也逛警子，幹部同志們說得對：那是有錢人逼的窮人娶不起家口的過。吳麗紅！舊世道不把我們當人看哩，多不過當

物件使喚哩！只有共產黨才真把我們當人看，費盡心力來救活我們，你還認不清楚麼？你倒還年輕，可要幹審子，也紅不了幾年啦！我不就是你的活影子麼？若是如今趁早進步，日後勞動生產，成家立業，養兒育女的，新世道給你的指望大哩！你說呢？」

吳麗紅還是不說話，那個女幹部說：

「小組會就這樣吧！大家也累了，歇歇去。」

衆姐妹們都高高興興休息去了，吳麗紅却又不走；她忽然叫住李王氏說：

「你說的話我句句都記住了。我，我心裡難過的不行。」她又轉向女幹部道：「我還有話想說，您再跟我談談吧！」

那個女幹部點點頭，安頓着李王氏休息以後，就拉着吳麗紅，上她屋裡談話去了。

一九四九、十二、十七、北京。

## 劉小竹跳出火坑

北京和平門外，一道小胡同裡，住着個婦女，名叫劉小竹。

這女人長年燙着頭髮，每日梳妝打扮，擦脂抹粉，嘴上塗口紅，手指甲染蔻丹；論穿戴，雖沒絲綢皮貨，可也是夏天花布旗袍，露着胳膊腿，冬天棉袍外面套着綠呢短大衣，脚上毛鞋毛襪。看她這相貌，不算個摩登仕女吧，在大街一走，總也是像模像樣的；可是，在她住的那道胡同裡，人們一見她從門前走過，就得趕緊關門，來不及關門，也得趕緊扭轉身去，躲得越遠越好。這是怎麼回事？問她的街坊鄰舍是問不出的，只有她的房東周老太婆罵過他：『個千人騎萬人壓的臭貨！爛婊子！』原來她是天橋暗門子裡的下等妓女。

這樣的女人，世界上自然誰也瞧不起。可劉小竹也是父母生父母養，不缺胳膊不短腿，爲什麼就偏偏幹上了這營生呢？她的房東周老太婆告人說：『她自個兒不是人欸！下賤欸！』可劉小竹到底是怎麼下賤的呢？

劉小竹原本是京東鄉下人，母親早死，她起小跟隨上父親，鋤苗、拔麥、拾柴火、作飯燒茶、縫鞋補襪，莊稼活和家務事是樣樣都會。不想這一年年景不强，地裡沒打下糧食，樹皮草根都被窮人吃光了，可地主還是要逼租米，日本人還是要逼差款；可憐劉小竹她父親，一個老實莊稼人，就這麼又餓又氣，活活給逼死了。剩下劉小竹一個孤女，沒親沒靠，走頭無路，正啼哭的傷心哩！虧得她有個遠房表哥，長年在北京混買賣的，這時恰好回鄉，給幫湊着埋了她父親，又答應收養了她；劉小竹就跟

着她表哥上了北京。

北京，小竹聽說過是個大地方，好看的好玩的事物多的是；但她並沒有想看甚麼玩甚麼，她是個鄉下窮孩子，不會想那些；她只覺着表哥待她的恩情比天還厚，自己怪不得要掏出心肝五臟來報答人家。她到表哥家以後，就整日不出大門，每天烹茶煮飯，縫洗衣服，侍候得挺周到。表哥又沒家口，家務事不多，小竹過得也還舒妥，因此她更感激她表哥。

可他表哥幹的不知是甚麼買賣。每天輕易不落家，半夜三更回來，有時挺高興，帶回一包包魚肉和點心，燙上一壺酒，自個兒吃着喝着，也讓小竹一道吃；有時回來卻連身上穿的衣服也不知弄那兒去了，光一身汗衫，醉得歪歪咧咧地，滿嘴裡罵着開門晚了啦，沒給預備開水啦，對小竹拳打腳踢，小竹哼也不敢哼。

日子長了，小竹也就慢慢吃上苦頭了。平日吃飯，表哥買回米麵和粗糧，小竹給表哥作大米白麵，自己吃窩窩頭；有時表哥光買回些細糧，小竹沒別的吃，也跟表哥吃一樣的飯吧！人家罵道：『你他媽的倒會享福哩！』筷子直往小竹頭上戳，銅勺直往小竹頭上砍；有時她表哥乾脆一大向不往家買糧食，人家反正有錢在外邊吃！小竹可就得餓着，鄰舍街坊們給她點殘菜剩飯，還得避着她表哥給，她也得避着表哥吃。

天冷了，她不要說穿棉，連襖的也穿不上，光一條破被子，睡在一塊硬門板上，表哥還不讓她靠近火爐睡，說她髒，怕薰的屋子臭，叫她靠北窗根支鋪，她凍得整宿睡不了甚麼覺，半夜還得起來端尿盤接表哥的尿，尿撒了，一身她也不敢動。

白天，大北風刮得她不敢出屋門。有一天洗了衣服晒在院裡，一時粗心，沒出去看，可就丟了表